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一

南菁書院

春秋稗疏二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宣公

平州 水經濟水過臨濟縣又東北迤爲淵渚謂之平州州古  
洲字平州濟之淵渚名也漢爲平安縣在涇沃側涇沃今蒲臺  
縣地杜云在泰山牟縣西未是

崇 杜但云秦之與國不記其地而任公輔謂在京兆鄠縣甘  
亭按鄠於夏爲有扈氏於殷爲崇侯虎之國文王伐而滅之其  
地入周末聞以封諸侯去鎬京密邇固周畿內地周自有周之  
崇非殷之崇也且鄠在上林苑南與杜陵接壤北隔渭水周京  
故地已爲秦據趙穿豈能帥孤軍穿秦境南涉渭水而侵之晉

雖渡河得少梁而去鄆猶遠則此崇國必在渭北河湄雖與秦而地則近晉杜氏闕之猶知慎也

黃桓十七年盟于黃杜云齊地而未詳其處今以公子遂如齊之途計之齊都臨淄魯往當迤東而北漢琅邪郡有橫縣讀如黃應是其地垂則應在魯近地故遂以辛巳卒而壬午訃已聞爲之去籥杜解垂齊地非是

舒蓼 舒蓼應是一國舒不一種故曰眾舒漢有舒縣又有龍舒大抵廬江舒城桐城潛山皆羣舒之境舒蓼其一也故徐已取舒而楚又滅舒蓼杜云二國非是舒既折入于徐蓼國在安豐今霍邱地文五年楚已滅之豈一國而再滅乎且經文亦當分別言不應滅二國而統以一滅之文

根牟 杜云今琅邪陽都東有牟鄉按陽都乃齊人遷陽之陽非東夷國東萊郡有牟平今甯海州又有東牟今文登地濱海而僻夷根牟自應在此抑此連齊侯伐萊爲文與莒伐萊取牟婁同則取之者齊也根牟應爲萊邑非國也公羊以爲魯取齊師方在萊魯豈能越萊而取其東國乎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范甯謂傳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己巳齊侯元卒在晦日之下當有閏拘守穀梁之說既不可通則曲爲之辭其陋甚矣夫丙辰爲四月之晦則四月之朔非丁亥則戊子推而上之前年十月朔日當爲庚寅月中不得有癸酉惟丙辰爲四月朔然後可推前年十月爲己未朔癸酉衛侯鄭卒其十五日而後癸巳徵舒弑君爲五月

八日范甯何此之不知邪春秋紀閏凡二一不告月一葬齊景公皆於歲杪故劉仲原言是時麻法多謬每置閏於歲終左氏以閏三月爲非禮蓋周麻之鹵莽上不合於天時下不宜於人事不待無中氣之月而或前或後強謂之閏秦之後九月實倣於此則四月之後周麻無閏可知而妄得以丙辰爲四月晦哉若日食必朔而麻家疏謬或前或後故杜氏曰不書朔官失之言麻官之失也孔子志行夏麻以立萬世之法故或言朔或不言朔以著其失范甯小儒惡足以知之

邲水經注濟水合滎瀆東南流得宿須口濟水於此又兼邲目京相璠曰在敖北敖者敖山也在今河陰縣傳稱楚子次于管在今鄭州晉師在敖邲之閒渡河而南正在河陰濱河之南岸背水而陣於法當敗宜其掬指舟中也水經注所云濟水有邲目者河濟於此合流故濟有邲名蓋鄭之北境也河陰去鄭州五十里

稅畝 稅畝之說諸家不同考之於傳左氏言不過藉公穀皆言什一以譏其不然乃未明言其稅法之重輕故或以爲什取其二或以爲仍什一而但廢助法傳無明文則當熟繹經文以求之經但言稅畝則非加賦也故謂於公田之外又稅其一於說不立然魯之什二後不經見必自此始則朱子十而取二之說自伸以實求之言稅畝者謂無畝而不稅故曰履畝助法一夫百畝非僅百畝也唯上地不易之田爲百畝一易中地則一夫二百畝再易下地則一夫三百畝助法初定之時民或閒一

歲再歲而易耕以休地力迨其後人眾而力有餘熟耨而糞之皆成熟地先王亦明知後之必墾爲肥壤正以此寬民力而勸之耕所謂仁之至也唯公田則百畝而無萊萊猶今私田則以三等酌其中蓋二百畝而名曰百畝今此履畝則凡已耕之土盡入稅額蓋先生雖名什一而實二十而一稅畝則無尺土漏於稅外以周制較之什而二矣此法李愔字文融師之名爲清姦弊以裕國而殃民甚矣觀履畝而稅之文則羣疑盡釋三傳之說皆可通也

宣榭 室有東西廂曰廟有室曰寢無室曰榭爾雅既有明文廟以祀先朝踐于堂事尸于室無室而何以祭胡氏謂是宣王之廟他無考證獨據呂與叔攷古圖邠敦之文耳宋人風尚以

畜古器爲雅歐陽永叔趙明誠以蒐輯金石文字示博聞於時多贖爲之以求售者莫能詰辨則此邠敦者不知出何人之手而可據以釋經乎杜氏謂講武屋別在雒陽者其說甚允榭本與序通有堂無室於射爲宜今之演武廳猶其遺制而宣王講武于成周吉日車攻詩有明證豈不較信於未知真偽之銅器邪若公穀以爲藏樂器之所則以射必有樂或於榭側有樂器之府榭火而樂器燬因傳聞而遂以爲樂器之藏耳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范氏穀梁傳注以癸卯爲六月晦日而置後已未盟于斷道爲閏月按是年正月有庚子丁未若六月癸卯晦則正月有丁未而無庚子但六月癸卯朔則抑有庚子而無丁未故杜氏以蔡侯申之卒爲二月四日斯爲精確蓋經

文偶脫二月二字猶壬申公朝于王所之脫十月也唯六月朔日癸卯則斷道之盟爲十七日范氏巧護穀梁不知麻算與十年日食同

成公

作邱甲 邱甲之制胡氏援引考證詳矣顧增乘增甲之疑尤屬未安據蒐紅之車千乘爲計甸增乘之徵而以漢書一成覈之六十四井而芻加一里爲成芻加一里者加八井也一成之田七十二井千乘之賦爲田七萬二千井計地方二百七十里稍弱與漢書刑法志馬季長論語注朱子魯頌傳所云三百六十里有異乃魯地有今平陰泰安兗州曲阜甯陽泗水魚臺單縣濟甯汶上費縣沂水之境規約成方豈但二百七十里蒐紅

之車不待增乘而已足況史克所頌公車千乘僖公已然在邱甲未作之先非昭公時始有是增乘之一疑也抑據楚人二廣一乘百二十五人爲增甲之徵而甲者以甲士得名一車之中車正御右止於三士雖楚二廣亦然則一乘止於三甲若得臣之戰長狄齊莊伐衛有駟乘者偶然貫勇之事非成法也一乘四甲不贅一甲乎倘增步卒而不增甲士亦不得名增甲是增甲之一疑也舊以鄭氏王制注參攷之周公定天下九州方七千里名山大澤去三之一其爲名田者約三千三百萬井以一成出七十二步卒乘之當有三千三百萬人爲兵計唐之府兵宋之禁軍廂軍昭代京外衛所之兵制不足以當其百之五卽隋煬征高麗開河之役亦不逮其十一雖三代之兵不如後世

死於戰爭之酷而勞民罷敝於原野亦不忍言是民何不幸而生於三代之世罹如此之荼毒曾先王而忍於虐民如是乎足知李靖之言不仁之甚非古之果爾也若包子良謂十井而出一乘則八十家而七十二人爲兵天下無非兵矣豈儒之言誣古以禍生民有如此之僭者按詩稱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則每乘止三十人而司馬法十井爲通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徒二十人則原無七十二井出七十二人之法而井止三家亦無八家之數大約秦火之後古制無稽釋經者勿掇拾殘闕強立繁重之法爲殃民者之口實儒者之立心當如是而已侈淹博而重爲不仁之說天所不佑非但如作俑者之無後也

茅戎 括地志云茅亭茅戎也秦穆公自將伐茅津卽此戎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按秦穆伐晉濟自茅津非伐茅津也魏王泰之誤顯然矣所謂茅亭者在今平陸縣境晉地也大河之濱通津所在非戎所可雜處去成周亦遠無患於周周亦不應涉晉地以伐之按王子晉之攢茅之田地在今河內修武以田與晉而西阻太行戎固依山而處周於文十七年敗之于邲垂邲垂漢爲新城縣在今伊陽縣則其爲伊雒以北之戎夾河而介於河內明矣

新築 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築縣樂陵地在今山東武定州齊衛交界之境衛侵齊而齊迎之與戰也  
新宮 不言宣宮而言新宮劉質夫以爲神主未遷其說是也

然謂其二十八日未遷主爲緩而不恭則又非是卒哭之後主  
祔于祖廟祥祭皆于祖廟行之喪畢吉祭必待時享之月因行  
大禘祖廟遷而上新主乃居祖廟而時享必於四仲之月周正  
以建丑之二月爲仲則二月立新主入廟之月而是月之內三  
旬各有柔日卜吉乃祭今此甲子前有癸亥卜或不吉則須乙  
亥禘祭主乃入其廟宮則於災之日主尙未入亦不得譏之爲  
緩主未入而哭誠於禮爲過但將欲入廟而廟火更待後仲月  
吉祭方行靈羈安侑亦足動人子之哀禮以義起亦未爲不可  
劉氏譏之過矣抑於此而見諸侯五廟之制周衰文勝其濫甚  
矣遷廟之禮近遷而上孫居祖廟於其將遷稍加丹堊而已使  
然則當其未遷宣公從禋而祔僖公之主固在廟中當名僖宮  
不名新宮言新則創始爲之於二昭二穆之外矣見於經者煬  
也武也桓也僖也不復以昭穆名而從其謚蓋不知其凡幾矣  
三望 胡氏於三望之說前後自相刺謬已據公羊傳言祭泰  
山河海矣復取朱長文之言謂泰山禮所得祭故不書而獨紀  
三方其說新巧釋經之大忌也禮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言四  
者舉其方耳周禮注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略舉之其望十三如  
周都鎬京西望唯吳嶽餘或北或南皆在其東望者不至其地  
遙擬其方望而祭之也泰山在魯封內若特祭之自當至其山  
麓望乃因郊而祭泰山去曲阜東北百里外則此亦遙望而祭  
之耳魯既僭郊因而僭望而禮損於天子則就近而望焉於嶽  
則泰山於瀆則河於大川則海而四鎮不與泰山既其封內亦



半屬齊東侵莒地有諸鄆鄆潮之所及而與海通其時河雖北流不徑魯境而濟水自滎瀆與河合而復分則亦河之支流也故東望祭海西望祭河北望祭泰山公羊之說為允三者實指其所祭山川之數非於四望去一而三也若如天子之四望而去其一則北鎮醫無閭北嶽恆山皆北望也又豈魯所得祭乎故惟公羊之說為長胡氏察之不詳故言之靡定此釋經之所以難也

瑣澤 杜云瑣澤地闕按襄十一年傳稱諸侯之師右還次于瑣杜云滎陽苑陵縣西有瑣侯亭其地在滎陽新鄭之間鄭地也晉會衛於此正二國之中途澤者以水得名應即瑣也猶鄆陵之或稱鄆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 十一月無壬申以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可知故杜云史誤而穀梁傳曰致公而後錄蓋嬰齊之卒以傳言夢徵之當自洹水之上去鄭近而去魯遠且從公伐鄭無先歸在途之禮則其卒應在十月壬申及公告至乃追書之卒以壬申從其實也書於十一月公歸柩隨以返乃成喪也此穀梁之義精矣

正月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何氏公羊注曰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蓋因前年十二月丁巳朔推之庚申當為二月五日故曲為之說也乃據是年八月有己丑十二月有丁未則正月固有庚申左氏於前年歲終置閏月乙卯晦殺胥童厲公見弑於正月之五日非二月也周麻粗疏置閏必於歲終與秦同

亦於此可見矣

### 襄公

次于鄆 杜云鄆鄭地在陳畱襄邑縣東南襄邑今睢州境內以宋襄公葬此得名其東南柘城也爲宋邑明甚何云鄭地傳云晉敗鄭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鄆以待晉師則是密邇相聞襄邑去鄭甚遠豈能知其克捷而不進水經洧水又東過鄭縣南鄆水從西北來注之字正作鄆鄆與澗通音側真反詩孟子作溱者傳寫之誤溱乃湖廣臨武縣水南流入海者也鄆洧合流可謂之洧亦可謂之鄆其水東過洧川西華經陳地又東入淮於宋全無干涉蓋諸侯之師在洧川故傳云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焦夷當是譙郡今之亳州順鄆水而東

則陳與譙受兵矣鄆與鄆國之鄆字同音異鄆國音疾綾反此讀如臻

九月辛酉天王崩 杜氏以長麻推之辛酉爲九月十五日推至二年五月當爲癸卯朔則月內無庚寅六月壬申朔九月庚辰十八日己丑而經載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踰卒七月己丑葬齊姜殊爲舛錯蓋於元年己丑歲終置一閏也唯有閏則二年正月乙亥朔三月甲戌朔五月癸酉朔十八日庚寅夫人薨六月癸卯朔月中無庚辰故傳以鄭伯踰卒爲秋七月七月壬申朔九日庚辰十八日己丑葬齊姜知經之書鄭伯卒於六月者傳授之誤也成十七年丁亥歲已置一閏於十二月後至己丑歲杪纔二十四月而復置一閏蓋周末麻法

大壤以五年再閏爲死法故三年一閏又閏二年而復閏全不計氣盈朔虛之實而月唯死守經朔一大一小乃以二日月見西方四日未見爲災異其疎謬誣天如此此夫子所以欲行夏麻也

善道 宿州有善道驛蓋古名之僅著於今者宋地也正吳西北以會中國之便道與龍亢之向濠之鍾離相櫛比杜云地闕未詳

莒人滅鄆 左氏以莒惡鄆之略魯而滅晉以亡鄆討魯莒人伐魯以疆鄆田是莒用兵伐而滅之也公穀則謂莒人以子爲鄆後竄其宗以絕其世事同於滅蓋見昭四年取鄆疑莒既滅之不當與鄆同文而復滅於魯乃莒之以子冒鄆後者豈非

世子巫乎使春秋惡其竄冒罪均於滅人之國則不當輕許巫以世子之稱且自是以後鄆不再見則安得復有己姓之鄆子左氏謂著邱公不撫鄆鄆叛莒而魯取之杜氏因謂鄆爲莒邑參觀而酌之蓋滅鄆實用師以滅既滅之後莒因立其子弟爲鄆君以服役于晉故晉不討莒而討魯蓋職貢未亡而妣姓之鄆則已滅也昭公取鄆蓋取莒之屬國二傳傳聞未確知既滅之後有己姓之鄆因爲之說耳經於此類必待推求而後知如一須句僖公取之文公復取之非善通者亦且如王安石之譏春秋爲斷爛邱報矣

邢邱 邢邱之邢从形旁之开篆作井邢國之邢从开音同而文異地固不同邢侯之國初封在順德府邢臺縣漢曰襄國後

遷夷儀在東昌府聊城縣衛滅之地入于衛邢邱非國也地在  
懷慶韓詩外傳云武王伐紂至于邢邱修武勒兵更名邢邱曰  
懷甯曰修武懷今武陟縣也然懷之為名自虞夏已然書曰覃  
懷底績史記秦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索隱曰  
邢邱在武陟縣東南二十里平皋是也括地志亦曰平皋古邢  
邱邑則韓詩以懷為邢邱亦相近而非應劭以邢邱為邢侯國  
而曰自襄國徙此齊桓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  
曰邢邱不知从开之邢與从开之邢判然為二故臣瓚漢書注  
云邢是邱名非國而顏師古直斥應說之非謂晉侯送女子邢  
邱蓋謂此其說是也漢書於趙襄國縣注曰故邢國後漢書平  
皋有邢邱故邢國周公子所封則范曄仍應劭之誤而臣瓚又

折其非杜氏於宣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邱注云今平皋是  
已乃又以為鄭地之邢亭明屬晉邑在河內晉啟南陽而有之  
與鄭隔河相去甚遠安得屬鄭邢亭之名他無所見唯野王西  
北京相璠謂是邢亭邢字相近乃故邢國因而錯亂抑與邢  
邱相去二百里何杜氏之不審而無定論也

已亥同盟于戲 以五月有辛酉推之則八月癸未當在下旬  
據杜解十二月癸亥門鄭三門為月五日則辛酉當為五月晦  
日八月朔日庚申癸未為二十三日十一月庚寅朔己亥為十  
日而下推明年五月當為丁亥朔甲午滅偃陽乃其八月也此  
即合經文前後推之昭然可見十二月不得有己亥傳言十一  
月自是傳寫者誤一作二而傳言閏月戊寅十二月己未朔則

戊寅不得在閏月明年五月亦不得有甲午此杜之注釋經傳善救其失者也特以閏月爲門五日則不如疑而闕之

相 京相璠曰彭城偃陽縣故城東北有祖水溝偃陽在今沛縣祖在其境內時尚自爲國偃陽滅地乃屬宋其南則徐也會相之師既就近而圍偃陽則祖在偃陽明矣杜云楚地蓋據戰國時楚滅徐宋後地界言之非當時疆宇也晉會吳以謀楚豈就楚地以結言哉

亳城北 亳有二偃師爲西亳於時爲周畿內地考城爲北亳於時爲宋地亳州故譙爲南亳於時爲東夷或徐境俱去鄭遠鄭方受圍不得越境受盟杜云鄭地鄭不得有亳城也二傳作京者是已京者故叔段之邑在今滎陽新鄭二縣間京亳字相

近京大也亳亦大也殷謂之亳周謂之京故左氏之傳誤

澶淵 杜氏云在頓邱縣南頓邱今開州也此宋眞宗渡河拒契丹處攷之張晏應劭所說乃繁淵非澶淵也大名有繁水南樂在其南故南樂謂之繁陽後漢郡國志沛國杼秋縣故屬梁國有澶淵聚注云襄二十年盟于澶淵其地在考城之南豐沛碭山之閒宋地故謀宋災亦會於此後世以繁淵爲澶淵而沛梁之澶淵隱蓋自杜氏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此年及

二十四年皆比月書日食此釋經者之大疑也蓋日之發斂於

南北者其黃道四十七度八千六百分萬分凡一百八十二日

六千二百十二分強而反約略計之凡四日而行一度稍弱積

一月之日凡七度有奇而月之出入黃道二十七日五分日之一強已復反故道餘二日五分日之三凡行三度八千八百分強凡差三度有奇安得比月而入食限邪且九月十日乃建申建酉之月密邇分前月行黃道內二十四年則在七月八月建午建未之月密邇至後月出黃道外而日之發斂疾徐不隨月為差何得比月而食若出一軌故劉炫以為傳寫之誤而姜岌一行郭守敬皆謂必無比月而食之理唯董仲舒以比月而食為大異則不知麻法而徒守舊聞曲為之說也凡春秋所失閏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推之皆入食限經所書是也其十月庚辰朔八月癸巳朔皆已過交限則必無食理此算不精而占候者以氛珥為食也二十七年十二月

乙亥朔食乃十一月姜岌大衍授時皆同失閏也昭十五年六月丁巳朔食五月也失閏昭十七年六月甲戌朔食大衍授時推之皆九月傳寫誤也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食授時在十月失閏也詳元李謙麻議

雍榆 杜云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於時齊侯已取朝歌其鋒甚銳魯若逼近而屯邇其歸路必相爭戰既有畏而次豈敢壓齊壘以相臨乎按後漢書東郡燕縣有雍鄉燕南燕今胙城縣在衛輝東南朝歌今淇縣在衛輝西北胙城南接曹州漸嚮魯境非齊西嚮之衝可進可退叔孫豹有畏而次自應在此杜解失之

東邱 杜但云齊地未詳其處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

邱鄉故縣也今按漢書地理志平原郡有重邱縣蓋在德州陵  
縣二邑界晉帥諸侯之師自東昌之夷儀進攻齊之北境齊既  
納成遂盟于此

門于巢 門于者攻其門也士匄門于鄆門公門于陽州皆圍  
而攻之杜說是也杜於成十七年舒庸人道吳圍巢注巢楚邑  
則非巢國然吳楚江北接壤之地未聞更有巢邑而楚已并羣  
舒吳之爭地必徑巢國巢楚與國爲楚捍吳必下巢而後可嚮  
楚故先攻之不言伐巢者吳本志伐楚不爲楚興兵巢之拒吳  
亦爲楚守也若穀梁責巢不飾城請罪胡氏責吳子不假道釋  
甲則皆迂而不切事情

昭公

號 此所謂東號也北號在大陽夾河之壤平陸陝州皆其地  
乃號仲之國而此東號則號叔之封鄭桓公東遷有號檜之地  
故爲鄭邑西自汜水縣東至滎陽皆號故封穆天子傳畜獸于  
東號號曰虎牢汜水也滎陽有號亭後漢書曰號叔國此則號  
之故都地入鄭而猶名曰號晉楚之會會於此

鄆 說者以謂有三鄆非也西鄆漢爲廩邱今爲鄆城縣字一  
作運東鄆在故東莞今爲沂水縣後漢郡國志云東莞有鄆亭  
齊爲昭公取而居之此鄆也其地與莒接壤或爲莒或爲魯故  
曰莒魯爭鄆爲日久矣文十二年城諸及鄆爲魯邑及成九年  
又爲莒邑而楚人之蓋宣成之間莒復取之于魯不見於經者  
所謂內失地不書也

疆鄆田 疆者聚土爲塹其外溝之爲關以通出入也周禮封人凡封國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鄆本莒邑魯先世嘗取之莒而未毀莒封別爲已封至是復取之乃擴其舊封包鄆於內欲使長爲已域言田者邑城在內田在外疆其田之四界也必帥師者將有築掘之役恐莒來爭以重兵臨之也杜但云正其封疆未得委悉

防茲 杜氏分防茲爲二邑謂防在平昌縣西南茲在姑幕縣東北按經言牟婁及防茲地異則言及則防茲非二邑也漢書獨載琅邪郡有茲鄉縣後漢書唯載平昌有婁鄉云是牟婁注云有防亭者亦徒據杜預之說非他有證則其爲二邑非三邑明矣

納北燕伯于陽 公羊作納公子陽生其謬明甚陽生立於哀公六年壬子歲卒於十年丙辰歲去是年辛未四十五年若此時已出奔在燕而擁兵以入當已二十矣其死也猶諡曰悼乎且於時孺子荼未生陽生何所嫌而奔燕故曰其謬明甚陽左傳作唐杜云中山有唐縣按中山之唐在燕之西飛狐口倒馬關之左自齊而往絕燕而過之孤懸西隅高偃不能懸軍深入北燕伯亦不能遠恃齊以爲援且又鮮虞國都非燕地也足知杜說之非按漢書涿郡有陽鄉縣當是燕地蓋在文安大城之闕爲燕齊之孔道正不當從傳作唐而以中山之唐當之

州來 州來書入又書滅則其爲國無疑而杜云楚邑當繇傳言楚子狩于州來謂是其邑耳如楚子田于孟諸孟諸豈亦楚



邑乎州來國小服役於楚游獵其地唯其所爲耳前漢地理志  
下蔡故州來國在今壽州楚之東侵疆域止於舒蓼未嘗北至  
壽潁州來之匹實匹於吳若平王曰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則言  
其國已滅他日已取之爲尤易耳非州來之先已在楚也若爲  
楚邑則已失之何言猶在哉

冬有星孛于大辰 公羊傳曰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

伐參北也

辰亦爲大辰夫彗體無光傳曰爲光其出也必於黃道爲近北  
辰在極北至幽之處不得有孛則其非北辰明矣參之名爲大  
辰他無所考唯大火爲大辰而劉向言濫于蒼龍之體則是在  
房心尾而光及七宿也然有疑者經不繫月而但言冬則是盡  
一冬而恆見矣自建酉之月至建亥之月皆冬也而以月令攷

之建戌之月日在房建亥之月日在尾心方隨日以沒大火隱  
而孛亦不得見且大火在天漢之西傳抑云西及漢唯參於周  
正之冬夕見東方而漢在其西言及者互東西而遠及之謂則  
又似劉向之說爲不審參觀眾說似以公羊伐爲大辰之說爲  
長

許世子止殺其君賈 諸家之說唯陳氏謂止真同商臣蔡般  
之大逆而程子曰蔡般許止疑同故皆書葬斯據經以爲定論  
蓋君弑而不書葬者君而見弑必於已有慝故既正賊臣之罪  
而復以不成喪貶其君聖人之精義也若子之於父則天下無  
不是之父母父雖不父不爲賊子分過故使成喪而書葬原其  
父所以甚其子也比事而觀子之弑父不同於臣之弑君大義

昭然矣楚額不書葬則不以王爵與之之例又一義也左氏云飲太子之藥卒此實錄也是止之以毒弑父也無疑又云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乃左氏之臆說耳若穀梁以爲不嘗藥曲爲止辨夫嘗藥者亦嘗其毒否耳若病所服藥則平人飲之無傷而薑桂芥連反其證則殺人豈平人嘗之而病者即可飲乎卽云不嘗藥亦必止知有毒故不嘗也傳經者必欲爲趙盾許止解使滔天之惡與不知道之臣子同罰則欲甚盾止之罪而宋萬商臣皆可未減矣以經斷之止之毒殺其父爲覆載不容之大逆也無疑若左氏云舍藥物可也尤爲不孝之口實程子言父母病委之庸醫之手是大不孝然則爲子者但以避藥殺之名視庸醫之溫涼妄投而疾視其死乎且倉卒之疾醫不

及至子自知方可以使生而逡巡避嫌致令暴殞其惡不更甚乎釋經而爲曲說則賊道故唯程子及陳氏之言爲正

盜殺衛侯之兄縶 凡春秋所書盜皆下大夫以降而擅殺人者三代無草野弄兵寇掠之事蓋列國林立國必有軍卿行必有旅無能犯也自陪臣執國命始各有徒眾藏兵甲春秋深惡其壞封建頒爵之大法故自卿而下名不登於春秋盟會侵伐則稱人殺君與大夫則稱盜不如後世之史草竊之寇匹夫而得以名見也左氏求名不得之說曲而迂矣乃胡氏謂齊豹爲司寇例得書名不知唯天子之司寇爲卿侯國之司寇亦下大夫耳孔子爲魯司寇且不得與三桓等況豹仕於縶而又見奪乎胡氏據檀弓之文歸罪於宗魯不知孔子之告琴張乃君子

慎擇交遊之精義非春秋討賊之大法責宗魯可也釋齊豹之首惡其可乎齊豹非卿而書盜又何疑焉又繫二傳作輒出公不應與伯祖父同名左氏爲是

胡 杜氏失注括地志胡城在豫州郟城縣界其地在陳之東蔡之北南近於汝南後漢書在汝陰縣

鸛 鸛 鸛 寒 皋也一名寒號蟲當冬無毛穴處而呼號達旦俗謂其鳴曰得過且過其糞方書謂之五靈脂其鳥不耐寒故不踰濟公羊傳寫之誤鸛訛作鸛鸛本音貫注公羊者讀之爲權因曲爲之說誣已陸佃不知鸛鸛之異謂南人翦舌教之作人語者尤爲疎陋鸛音瞿鸛音章句之句鸛鸛者鸛鳩也俗謂之拔哥巢而不穴豈足爲異哉

定公

容城 應劭酈道元俱以南郡之華容爲容城華容今監利縣在漢南三百里濱大江而與郢密邇使許遷於此鄭豈能深入楚地而滅之許自城父遷析依楚北境以自固而召陵之會改而從晉故不敢復居于析背楚而北遷容城雖無所考大要在宛雒之東汝蔡之北故皋鮑之會許男未歸而已遷亟避楚也鄭以夙怨就近而滅之其非華容決矣

柏舉 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歷赤亭十分爲二水注于江謂之舉洲吳楚陳于柏舉卽此舉水庾仲容荊州記作莒京相璠曰柏舉漢東地或作汭按此則柏舉當在漢川雲夢之間所謂舉水者疑今之竹筒河也故傳曰自小別至于大別蓋漢北也

而京相璠謂之漢東非是

沙 杜云陽平二成縣有沙亭是沙鹿非沙也魏郡漢自有沙縣今爲涉縣乃古沙侯國正在衛北齊西而西禦晉之孔道齊衛相結叛晉自應在此

從祀先公 釋經者以經爲主以傳爲輔資傳以證經不可屈經而就傳經言從祀先公盜竊寶玉大弓相連成文非二事明甚蓋陽虎從定公以祀因作亂而掠寶玉大弓以叛從者陽虎從也不言盜從者不可加盜於祀先公之上且當其從祀尙未爲盜也中庸曰陳其宗器則寶玉大弓以祀而陳而虎因得竊之合二句爲一事順讀之大義自昭然矣傳稱禘于僖公經不言禘者亂從中起不成禘也乃三傳皆以爲升閔於僖上釋從爲順則當音縱於文義殊爲牽強或其時有升閔僖上之事亦未可知廬陵李氏謂逆祀爲臧文仲所爲非季氏之惡陽虎欲暴季氏之罪不宜以此乃三桓賜族季氏有費皆出於僖公則升僖於閔自季氏之欲而文仲迎合之是誣僖正以抑三桓此不足以破三傳之說特傳言禘于僖公方且擬僖公于太廟固未嘗不尊崇僖公而杜氏云退僖公懼於僖神則固爲之說要使有此亦魯自從公論而釐正非虎之假公以濟姦也胡氏據馮山之說謂始祀昭公尤從于載後懸爲臆揣既不言昭而言先又於從字之義無取經所書重在竊玉弓而不在祀言祀者所以見當祭而難作爲亂之大者觀下重言得寶玉大弓知聖人之於宗器之得失必詳其始末也

夾谷 傳曰祝其實夾谷漢有祝其縣屬東海郡范曄書因載  
祝其春秋時曰夾谷地注云定十年會齊孔子相曄書又云祝  
其有羽山則其為今淮安之海州明矣其地乃郟莒之境非齊  
魯地不應遠涉而會於此按萊蕪淄川皆有夾谷在萊蕪者酈  
道元謂是家桑谷在淄川者一曰祝其則此夾谷為淄川之境  
魯東齊西正其地矣春秋之祝其非漢之祝其古今異名勿容  
混注也

鄆謹龜陰 此鄆西鄆今鄆城也謹在漢蛇邱縣與僑如圍棘  
之棘相近當在汶上縣之北龜山在泰安州陰山之北也三邑  
皆夾汶之壤蓋齊取鄆以居昭公併取二邑之田昭公不能有  
而奔晉齊遂據之故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不能克  
而八年公兩侵齊以爭之至是乃歸于魯

垂葭 傳云垂葭實鄭氏而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甚  
哉杜之徒務博記而不揆之事理也傳云始師伐晉將濟河邴  
意茲決策遂濟水而伐河內齊衛之君皆在焉杜曾不思鉅野  
之去河內相去幾許而云在鉅野邪鉅野魯地也衛欲伐晉而  
東馳狂者不爾也按鄭音古闕反實與溴通以水言則从水以  
地言則从邑一也溴水出濟源至温縣入河實河內地晉師不  
出未與交兵故曰次已逼晉境故邴意茲曰數日而及絳鉅野  
之說舛謬較著後漢書注引杜說為信然相承淆訛弊流後學  
弗能止也

版 杜解祭社之肉盛以版器按古無版字从辰从肉者古唇

字也若云以蜃飾器字當作蜃大蛤也蓋似今之螺飾祭祀之器未聞以蜃飾之卽令有之亦不當舍肉而言器舍器而言其飾按祭禮有胥鄭司農曰胥俎實也禮所云先生之胥折脅一膚一是也孔氏音之承反徐鉉音署陵反

定姒 定非諡也蓋季孫薄於君母哀公或非定姒所出傳謂不赴不祔則亦不諡從定公而稱定姒若曰定公之姒氏耳若以爲諡則襄公之母姒氏已諡定矣茲復諡定姒與皇祖姑同宗廟之中何以別乎

哀公

句繹 杜云邾地按後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小邾人安得以邾地附魯杜於彼無以自解但云句繹地名辭之窮也繹一作嶧

繹今之嶧縣孟子所生而史云孟子騶人劉薈騶山記云邾城北有繹山宣十年魯伐邾取之後邾復取之經不書者失地不書也此則邾之邑也若句繹則小邾地非繹也漢書東海下邳縣注云嶧山在西後漢書謂之葛嶧山云本嶧陽山注云山出名桐書所謂嶧陽孤桐是也句葛音相近句繹蓋卽葛嶧下邳今淮安邳州小邾在邾南葛嶧亦在嶧山之南明此爲小邾地杜解非是

用田賦 田賦之說諸家各異要當以經文爲正國語所載孔子之言田出禾芻米不過是正與經合用田者言不用戶口也賦者賦之爲兵也傳曰悉索敝賦孔子曰可使治其賦皆謂兵也杜氏以爲賦其馬牛何氏以爲斂取其財物自不如陳君舉

益兵之說爲當蓋兵車之馬牛自官所畜牧非取之民於周禮可攷其大略武成言放牛於桃林歸馬於華山不言遠之民間衛文公季年三百乘乃有騾牝三千魯頌侈言在坰之馬自足給兵車之用公家所養不待求於民也至謂一成之田出長轂一乘尤爲不典兵車制極精好非民間所能爲考工記車人輪人之法極詳極慎非國工不能自司空之屬官司典造使責之樸吝之農民則折轅毀輪爲敵擒耳其言商賈出之者亦非商賈集於津要之地假令方百里之國地僻非貨賄所通區區一二販夫而能供一國之兵車牛馬乎或商賈之稅入於泉府者儲以資修治之需非全倚之以求盈也杜氏又謂家財之外又征其田則是加賦而不可謂之用田用田者言舍其所宜用之

夫家而用其所不宜用也今世有所謂隨糧帶丁之亂政與此略同特其所賦者使爲兵尤加虐耳周制雖寓兵於農然當定徹法之初略用井里爲夫家之率雖云百畝而一夫乃有上地中地下地之別則抑或三百畝而一夫且無職事者其夫家之賦自若迨其後遵用一定之戶籍時有登耗皆以丁口之眾寡爲準大約不出於定額之上下蓋田止供粟而人以賦兵至於春秋之世萊田漸墾成熟且有山麓水浹新闢之壤田溢於夫家之舊額者多矣宣公稅畝已無不稅之田而兵制未改成公作邱甲兵漸增而猶據畫井之邱甸舊籍之夫家以爲率至於此則用田畝起賦不問人之眾寡但有田若干畝而卽賦一兵其賦之多少雖無可攷要之盡廢夫家之籍唯田是役商賈游

民坐食而無征戍之苦唯然民固以田爲大害必且棄先疇爲游惰以祈免乎鋒鏑此苟簡之政厲農之尤酷者而亂國邪臣藉口以爲無游移無規避之良法者也故曰用田賦置夫家於不用之謂也然則所謂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出長轂一乘步卒七十二人者以甸成定兵制而不論夫家且兵賦之數如此其繁重益好戰樂殺之士爲此說而託爲司馬法以殃民非周先王之制爲然也三代兵制無可攷以魯言之方五百里爲田二十五萬井而詩曰公徒三萬大國三軍其數止於三萬七千五百要皆以戶口之版籍酌用其丁壯而必不以田爲率明矣漢以下儒者釋經多承戰國之邪說誣爲先王之典若周制則孟子時已去其籍又經秦火之後尤無足徵惟據經文以求本義尙不致以辯言亂政毒天下

鄖 杜注云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以鄖爲發陽以發陽爲發繇展轉求合何其牽強而失真也且魯之會吳衛宋皆與固延吳而晉之中國海陵今揚州之通州海門縣地僻在江海之隅方春秋時爲輪蹄之所不至必非會盟之所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有員亭姑幕今莒州乃吳魯所繇通之徑員本音運加邑亦同公羊作運以音相似而譌耳自當以姑幕之員爲是

黃池 黃池黃水也水出小黃之黃溝經外黃至沛入泗黃水所自出謂之黃溝一曰黃池在今杞縣之西大河之南故國語曰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掘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



屬之沛蓋自沛沂黃水而上也云商魯之間者商宋也黃水經外黃今考城縣宋地也以地考吳子但沂沛黃二水未嘗濟河而北杞縣在河之南與考城相近黃池在此必矣杜云封邱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則在天河之北失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一終

湘陰吳宗實校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二

南菁書院

四書稗疏一 大學 中庸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大學 禮記鄭註大讀為泰程子改讀如字按大小太少古通用如大宰一曰太宰小宰一曰少宰之類不以老稚巨細分也大學之對小學而得名雖程朱未之易也小學為童子之學大學為成人之學是小學為少學而大學為太學矣又天子之學曰太學對鄉國而言也而章句序云自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又為天子之學審也既對小學而名大又為天子教胄之學奚為不可讀如泰乎章句云大人之學也不知所謂大人者何指如以為明新之業異於洒掃應對進退之所教者名為大人則亦天子之學及成人之所學而名大爾是亦太